

梁山伯自白書



洛陽牡丹



15.19

糾纏



鳳誘



李碧華

明天正式做女人



祝英台自白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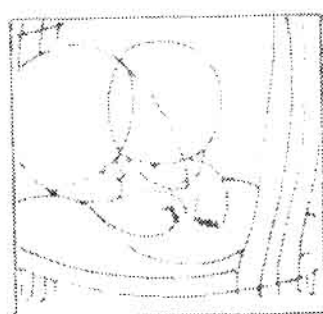
梁山伯自白書



洛陽牡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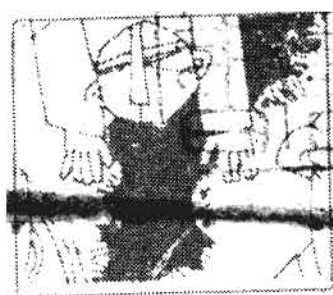


糾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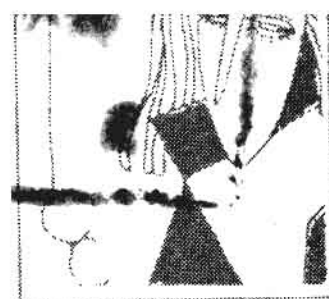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碧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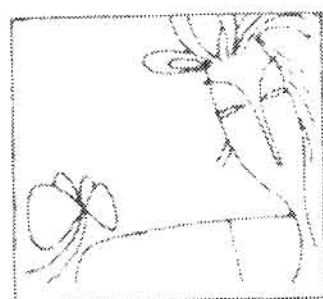
鳳誘



明天正式做女人



祝英台自白書



糾 纏 • 李碧華

出版・發行・印刷



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13/F, Great Many Centre, 109—115, Queen's Road
East, Wanchai, Hong Kong.

電話：5-283671 圖文傳真：5-865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30, Johnston Road, 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電話：5-283605 5-8650708

總代理



利 通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(港 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四十一號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

電話：3-645529 3-647565 3-649825

©COSMOS BOOKS LTD. 1987

ISBN 962 257 137 9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初版日期：一九八七年二月

六版日期：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目錄

梁山伯自白書——一

糾纏——一九

明天正式做女人——一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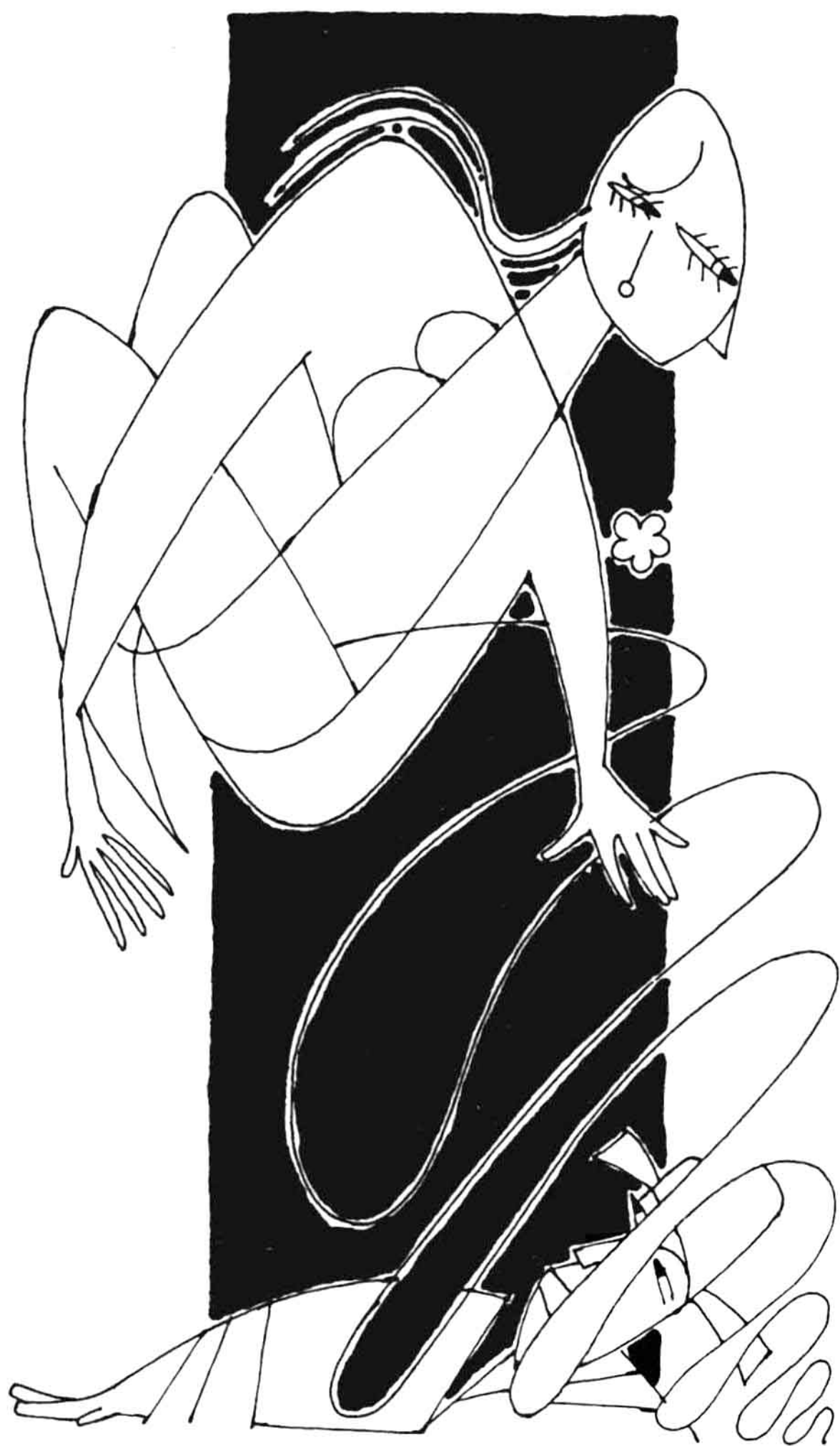
洛陽牡丹——二九

鳳誘——四七

附錄：

祝英台自白書——八七

梁山伯自白書



我對不起英台。——

其實我一早便知道她是女兒身。

不過自三歲起，便已受到禮記的教訓。「曲禮」中說，男女之別，要嚴加防範，凡是男女，衣裳架子不共用，叔嫂不通音訊，外來者不得進入門檻以內……。

所以一旦拆穿了，我還可與她同居一室嗎？

我雖是書獃子，這顯淺的道理也是曉得的。

想起那日柳蔭結拜。柳葉拖了細雨，青翠可人，我便提議與她結爲兄弟，一般男子，跪便跪。只見這人，跪也跪得異樣，無端款擺一下腰肢，於此細微之處，令我起疑。

到了尼山周士章先生所設經館中了，外面是白色粉牆，八字門開，紫竹掩映，決非三家村裏私塾可比。看門的延了內進，見一堂屋，正中擺了一字長案，抄寫冊籍堆疊如丘，書架上都是大小卷軸。

周先生頭戴古母追巾，身穿藍衫，細看我們二人窗稿後，便隨手收入他一百零八名

學生之中。

他道：「在這堂屋後便是講堂，每逢二四六日聽講。其餘日子，你們在書房裏讀書，遇有不懂，便來相問，我倒是知無不講的。」

然後他分配了我兄弟二人一室，英台已覺不便，但又隱忍不發，我生性慳儉，便向她提出：

「我們兩間房，各點一支燭，未免過於浪費，以後若非有重要事情，不如同在一桌攻書，共點一燭，好嗎？」細察她的表情，無可奈何。

於是我便決心偵知她的底蘊了。同窗書友，包括了任建暉、林嘉昇、羅儉郎、關得興、梁省坡、陳少峯，和好賭的伊抽水，愛粗言穢語的黃超母，瘦削羸弱的辛瑪祥……等，全都不覺英台有異，因為他們都沒我的細心。且近水樓台先窺月呀。

我是什麼時候全盤起清她字容呢？

就在那一天，她病了，一按她額角，非常燙人。我覷準時機，道：

「今日已經夜深，看病是來不及了，明天一早便請大夫來瞧瞧吧。」

她巴不得打發我，好讓她休息，便道：「好，明天再說。梁兄，時候不早了，你且去睡吧。」

我怎肯就此罷手？便堅持：「爲要照顧賢弟，我不放心。看你一身火燙，還講什麼客氣話？我不走了，我倆頭腳相抵來睡好了。」

她聽了這話，嚇得心如擂鼓一樣。本來已燒紅的臉，陰晴不定。

正待想個理由：「梁兄，我自小不慣……。」

「什麼慣不慣呢？不要再拘執了，難道你不肯接受愚兄的一點心意嗎？」

見我堅持，她只好由我，忙瑟縮一旁。

我也算是個君子，不過不能「慎獨」，四野無人時，我偷偷掀被，飛快地瞥了一下，見她露了半肩，一雙玉手，還有……。

我怕自己看不真切，爲了實事求是，便小心證實。終於一直存在我心中的疑竇開啓了，我沒有猜錯，她果然是女兒身。

她還穿了耳洞，這是鐵證。

次天，我便後悔了——我太「克己復禮」了。

但搥心都無用，只好再想辦法來彌補損失，連女媧也都設法補天呢。

一天晚上，寫就了長文，興致甚好，便數了銀錢，交給四九打酒，又作了四碗菜，是鷄、魚、蝦子拌芹菜、鹹菜燒肉豆腐等。

我抱了一把壺，是扁瓜形的陶壺，裝滿了斤把酒，與英台共醉，我一盅她一盅的喝下去。

孔子教我們：「唯酒無量不及亂」，但在這節骨眼，誰有工夫聽他？我過去伸手扶着英台，一壁攙一壁走。步步如踩在雲端。

一個踉蹌，我倆都跌在地上。

——而我，就一醉倒地不起。

後腦勺還賁起了一個腫瘤，成爲可恥的記認。

要命的是，英台不知是有意抑無心，不斷向我親近，好像在考驗我的定力。

過了三五月，杭州漸入暑天。

我們一羣書友，喜歡沿經館至附近的行人大道上散步。他們見熱了，汗濡濕膩，梁省坡率先把外衣脫了。但英台和書僮銀心，總是寧願努力打扇，也不肯稍作暴露。

黃超母生性粗豪，他問：「天氣這般炎熱，何以你倆猶重衣疊穿？不怕汗臭麼？」

英台道：「小弟沒這樣的習慣，因自小體弱多病，一脫長衣，怕招風寒。」

旁邊的任建暉插嘴：「他脫不脫長衣，與你們有何相干？」他也不脫。

晚上是大夥洗澡的辰光。英台必禮讓，自己排至最末。

我不是人！我竟偷窺她。不過禮教森嚴，我只是憑地上的水影來猜測，自己給予答案，聊以遣懷。

這種日子真不好過。相信她也一樣。

我倆朝夕相處同遊共息，轉瞬近三年了。

——我沒敢拆穿，深怕這忐忑曖昧的好日子，被一語道破，面臨結局。

人際關係最好玩便是猜疑忖度，思潮起伏。而且，我心底也有私念，我不能沒有了

英台這好書友。

她了。

沒有了她，誰又肯在考試時向我通水，義無反顧？我每年的期終大考答題，都倚仗

10

啊饒是這樣，千里搭長棚，無不散之筵席。一天她面帶愁容。

「梁兄，」她欲言又止：

「我們來此攻書，於今幾年了？」

我道：「算起來，也近三年了。賢弟有甚麼話要說？」

英台低首：

「……剛才有家書，說老母病重，要我即速回家轉。我這一去——」

「當然要回去，只是……」

「梁兄，說真的我何曾捨得梁兄？不過，望兄散學回家，抽點時間相訪。」

我見離情別緒，最是難消，便道：

「賢弟起程時，愚兄必要相送！」

唉！

我便送了她十八里。真累。步伐的累是沒得說了，最難爲的便是要不停裝傻扮懵。你知啦，到這最後關頭，英台是孤注一擲的了。她有多少個三年？

到頭來還不是暗許我這個同居者？

但，由於禮教的桎梏，她不好意思自己開口求婚？便俯拾各種情景，多方譬喻。

見到柴伋挨身而過，便道：「他是爲家小而奔走，梁兄，你送我也是一般心事。」見到塘鵝，便道：「雄的在前面游，雌在後面叫，爲怕失散了，便喊：哥哥、哥哥。」

見到小石橋，二人攙扶過河，便道：「這好比牛郎織女渡鵲橋。」

……總之連路旁的墳墓、水井、鴛鴦、牡丹、泥菩薩……全都不放過。

但你以爲一個成人可以白痴成這樣的嗎？整整十八里，句句都是說明一男一女在上路，竟然一竅不通半分不曉？他還有資格去求學問嗎？

——她真是低估我的智慧！我已幾乎可撰「文人無行新傳」了，她還以爲我只是隻呆頭鵝。

到了最後，見我執迷不悟，她也技窮了。

芳心暗暗的讚許我正直不阿心無旁騖，簡直是可托終身的喬木。於是她便拿出一隻玉蝴蝶作爲信物：

「梁兄，弟亦有一九妹，願結絲蘿。她與弟是雙胞，所以長相性情，並無兩樣。不知梁兄尊意如何？」

我謙讓一番，裝作驚喜交集的，半推半就，答應她了。

手持這隻玉蝴蝶，回到經館中招搖，不消半天，全體同窗書友都知悉我的艷遇了。黃超母還用熱烈的助語詞來頒我「溝女成功獎」。這廝枉讀聖賢書，那麼市井惡俗的話都說得出口？幸好周先生不在，否則一定用「夏楚」對付。

我沾沾自喜，扯過四九一旁耳語：

「四九我教你，女人不能寵，一定得放長線，吊胃口，這樣，便吃定她了。」四九俯首聆聽，點頭稱是。

在我出發到上虞祝家莊議婚的前數晚，常在夢中見到英台，風情萬種地招引。

每次醒來，不免撫心一問：就這樣定了嗎？我再沒有第二選擇了嗎？不過算了。如果婚後她不中我意，再思量秘密納個小星也是可以的。

我很篤定，對這囊中之物，少不得擺擺架子，免她以爲我是急不及待，遂慢條斯理左延右宕，遲了三天才去。

在祝家樓台，預算氣定神閒地發揮我的男性魅力。英台亮相了，側門邊一架屏風後紅衣一展，見這麗人上穿水紅衫，下繫紫羅裙，頭梳盤雲髻，臉施薄胭脂。身後有銀心相伴，欸欸上前向我施禮：

「梁兄，你好。」

嘩！我眼前一亮，還不錯。

於是我倆開始話舊。說了半天，才把那玉蝴蝶掏出來。也不可以吊她胃口太久的。誰知一掏出來，英台便赧然道：

「梁兄，這信物可以作廢了。」

甚麼？甚麼？——英台竟答允了馬家的婚事？她竟說我來遲了？來遲了多久？